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吳郡王也父曰美著

文部

傳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秀眉豐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武寧

王達首佐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勛德為諸功

臣冠配饗廟廷始娶張夫人以不宜室卒上為

特繼謝夫人首舉公公生而白晳秀眉豐下及長長

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頃北平畱

公宿衛御家家衆肅然 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部
督府月廩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
於背有間 上命公奉 手詔道迎勞餼而王薨又
三年而爲洪武己巳始命公襲爵魏國公賜誥稱揚
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
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賜公與諸
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鈐三千錠文綺三十
疋綾十疋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
十人爲衛復賜鈐四百錠明年出陝四防邊自是歲
出練山東河南卒 詔公仍於太倉又歲所受祿五

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
不花與其部衆赫 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
上密詔王誦實而命公以詔徃公之姊王妃也於是
悉得其實與王合筭併其黨與悉捕送 闕下戮之
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爲甄
別高下無以懲勸 上命公帥禮部翰林院臣詣監
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用公勛臣也 上知公有
文故特寄之人以爲榮 高皇帝崩 皇太孫卽位
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腑領朝班曹公
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 文皇帝爲燕王時入

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畧擁強兵 朝議
憚之會王歸而畱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藉公爲
耳目公謝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
燕王卽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 上亡
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爲名諸微侯兵往攻之相繼敗
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往時曹公有公卿間聲
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
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
公爲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攻鉅公叔弟及師攻金川
門公猶與常開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

爲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鏹之私第尋逮
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爲仁
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爲公請久之上追思后不已
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故公封還其舊所削
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今上皇帝詔悉錄爲建
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兄弟也毋論
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卽革命之際小一移志
爲曹公所爲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
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

爲令子矣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今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揆哉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鄭祀山先生傳

先生姓鄭氏諱文茂字寶夫別號杞山嘗仕爲提學按察副使有官稱矣學者尊之不以官而曰杞山先生先生生而神穎四五歲卽緩步正視如成人御衣履有敝而無垢六歲固請於王父脩就外傳又二歲改從茂才周師師好以小禮約束諸生諸生不堪將去之先生獨曰患不熟耳熟之當更佚也蓋人人詫

先生早慧云天性孝友其事王父及世父郡倅教父
贈承德公叙母李安人皆周詳宛至能得其懽十二
而李恭人見背擗踊哀慟喻於成人夜棲於棺所哭
恒至丙夜不已王父使之塾館先生爲之館矣朝晡
上食至甲夜篝燈笄笄棺側其誦與啼聲相續也王
父益憐之謀徙它館以遠先生伏泣曰生不能扶侍
死又不獲從地下而奈何使遠吾母俄左目眇血出
王父乃已明年有芝生於館已而有繼母朱安人先
生婉曲承意朱安人愛之不啻已出也及舉鄉薦連
擢上第開榜之辰不以喜而以悲曰天乎何獨我母

不見也贈公視先生邸中雖卮酒算器食必潔脩而
進之忻忻如矣俄贈公念其父七十當歸壽先生不
敢畱至中道而暴疾卒先生聞之痛絕者數矣髭髮
徒跣晝夜馳之喪所奮身自擲且哭且數已遂冥然
嘔血數升稍蘇毀瘠骨立王父泣撫曰吾老中天謫
失一子矣乃復使我失一佳孫誰與慰我者先生乃
強起啜粥謀葬事憐仲氏少一不以煩之旣葬携仲
廬於墓所第晨一展省王父詢安否王父曰憊矣且
休寢矣先生固辭竟三載不入內服除徘徊於丙舍
久之不欲赴選人王父曰吾固尚甘匕箸不覩若拜

一命何以甘我先生乃復強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當先生之爲諸生僅弱冠而與其儕銜郡委詣松陽
松陽令獨器公欲致之衙齋不可乃就先生所談說
經術枕文甚洽民間竊言是少年令重客有以百金
壽先生求居間者先生頗盡赤拒之令復問先生欲
有言否先生謝無有遂別去令自愧曰吾不如也識
者謂先生能勵操隱約時若此旣居官則益自矢冰
蘖斤斤守三尺時尚書爲鄭端簡公曉尤以持法抗
勢聞 朝廷故督治漕道覩先生奔喪時委頓狀而
異之至是益知先生而會有宛平令周者乾沒帑金

五千餘委罪於藏吏當坐死戍者九人先生鞠得其情欲坐令令迫則賂分宜相父子俾緹綺陸帥陰脅先生先生拒之曰臂可斷獄不可更也竟論令如法而出此九人者又數辨緹帥所誣大盜以上案凡數事以是陸帥與分宜父子比而啣之然卒不能有所巇端簡大賢重先生謂何自得鄭郎故當以孝廉舉乃嫺衡廷尉絜法且皆鄭也而又皆浙人於是時稱秋官有大小鄭考最得贈父母及封李安人而屬有審獄之命先生官主事也得使審錄又得大江南劇郡蓋莊簡公力持之先生既至江南所平反殊死及

成者若干人莫敢以居間進者於是目之爲鄭鐵面
尋遷江西司員外郎還爲河南司郎中拜承天知府
時承天奉 睿皇帝陵寢朝集之使廩至其民不勝
困先生一切爲裁節而污揚州獨當供郡守丞以下
費最爲繁巨尤加意從減郡邑所省以萬計漢水數
侵郢故有隄捍之歲久漸圯且大爲郢害先生毅然
脩復之時荆當其下流士大夫不欲獨受侵相率繼
流言以阻而江陵相時在翰林侍 莊皇帝邸講讀
三貽書先生語尤危先生怒斥之曰吾非以彼爲壑
也且我能隄彼亦能堤何間爲隄卒成費簡而功速

且堅先生之治郡未幾一切政聲流聞旣入覲舉全
楚之卓異者三而先生冠時相國華亭公常熟公俱
欲得先生爲其郡守皆力辭之還郡而有顯陵大璫
事璫橫魚肉其人而閭閻者挾其煩翁故相與璫匿
而相鉤結先生廉得其狀數軋之乃群嗾其悍卒以
乏糧閔於庭先生縛其魁十餘人與杖曰誰誘汝以
蕞爾卒而傲

天子之命吏蓋先生之民來赴難
者以萬計噪於門將捕卒卒愕眙不敢動二憾之計
窮則爲危辭以撼臺使者共疏其事聞 上察知之
寘不問屬歲侵先生大發倉儲以賑生者而瘞其死

者民大悅乃以時獎誨諸博士弟子拔其尤得今李
太史維楨輩十餘曹其後皆掇巍科稱名士大夫學
使者爲廣弟子員及試額以旌之荆門守汰而景陵
令尤墨皆以陰結大璫故驕先生廷訓守而版令不
法狀逐之歸應昌尉熊廷美廉吏也偶失監司指欲
斥之先生獨爲明之吏部得無恙其去惡不避貴掖
善不遺微皆類此尋擢四川按察副使專飭夔府兵
巡夔故蜀喉咽也時以施夷亂後長吏披荆棘而處
狃僻媮恣先生首按行諸險遠盡得其狀與民所疾
苦簡徭役懲貪墨飭武備崇文教風紀大振雲陽何

今者善媚不得其民而獨能得上官心先生獨注下
考竟得罪去黃綬以下用便宜遣逐有望風解印綬
者漢中大盜何勉之黨侯鬍子等來寇夔先生督兵
敗之獲其渠遂進與秦兵夾攻勉勉敗乃就撫先生
方欲移牙要道減鹽課裁冗員議成且上而朱安人
之計至矣即日苴杖就途行李蕭然夔人詠歌之以
比趙清獻之去蜀不啻過也先生之喪朱安人其毀
不下喪贈公不得已而與二弟析產廬取其敝者取
取其瘠者曰吾猶可自衣食也旣服除年僅四十五
耳徜徉山水間無起色而是時江陵相已秉國先生

笑曰吾嚮者知郢隄而已不知有今相國也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奈何以倦游軀共人睚眦哉自是杜門垂十五年足跡不入公府于旄至里閭望塵而避臺使勸駕相踵至有登薦剡者俱謝弗應相知在公卿間以其辭苦亦弗之強也鄭之先聚族而居至先生若蟻房庠陋無所展膝先生殊安之或有勸別徙宅者先生曰吾忍以貴而獨廣吾居吾故寧可長使子孫有哉時有詔斥賣越中寺田或謂先生可以賤直領也先生固辭居恒敝衣糲食而宗族親黨有緩急無不應其資世父以下至叔季父弟必先而已顧後

間有疑先生貧而謂可以貨取者或曰是少時尚不
貪松陽賕而晚乃貨取乎蓋終先生之耳而毋以汙
聲入者其操信於人之深而且久也先生未冠工屬
文所業雖舉子義而能深推聖賢所以立言之指必
祖洙泗而禰濂洛以故其試而學使者雷禮薛應旂
首拔而加藻賞曰此國器也此理學正脉也迨其晚
則益深造醇如矣業以講學鳴環郡邑而執贄者戶
屨恒滿然不立門戶不爲名高固肫肫實行君子哉
先生之始去郢也郢之吏民伐石立碑以紀思先生
聞而寄聲曰趣毀之我猶在事也而碑我是中我以